

南華本義
附錄

莊子本義附錄叙

草樓著書羣真互傳漆園之作實闡玄元錄莊子宗傳於卷首神龍片甲威鳳一毛不爲全體靈瑞所昭錄莊子逸語於宗傳之後是爲第一卷見天浩浩入井而小出戶漸寬升嶽更宵地分崇卑見莫能了自戰國兩漢至於

皇明一千九百三十餘年荃宰文人隱倫仙釋行議文章有關莊子者錄爲莊子品評自第二卷至第八卷中間品識不同歸趣迥異世有污隆亦因以見文之代變

自注
崇禎壬申歲四月初十日陳治安叙

莊子本義附錄叙

南華本義附錄卷一

宗傳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自關尹子莊子而外以至於許
然申韓俱宗老子之學各有著述或別爲名法家而
關尹子壺子列子莊子號爲道家王子年拾遺記曰
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老叟五人共譚天
地之數所撰經書垂十萬言皆寫以玉牒綴以金繩
貯以玉函此乃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言九變長
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中
者約六千卷 葛洪曰元君老子之師大神仙人也

關尹子尹喜仕周昭王爲大夫善天文豫占東南真
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
人度關乞出爲兩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
空有老人駕青牛白舂車諸子驂乘徐甲爲御將度
關喜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強爲我著書
遂館於南終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
至穆王時西還上終南修草樓

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

是時其徒晉公孫辛斨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年
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旣而適越范蠡師之書十二

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

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

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

天下名山記云抱犢山在潞州上黨莊子所居

庚桑楚南榮越崔瞿相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

韓退之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及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又各以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孟子夏之學其
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莊周之後喜
稱田子方之爲人

莊子數稱夫子爲夫子是退之之言亦爲不妥至
王陽明又曰子夏之後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後爲
莊周莊周之後有荀况荀况之後有李斯豈吾夫
子之道使然不善學之雖吾夫子之道亦不能無
弊欲指秦延逐客亦洙泗傍分之派

陶都水言莊子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白日冲舉

段成式西陽雜俎曰太極真仙中莊周爲關繡郎

八十一
二
善入
天
二
百
一
歲
二
千
善

登山上靈官萬善

宛委餘編云自古文章之士稱以仙去者淮南王
與八公上昇東方朔爲華陽洞主司馬季主委羽
托化南華冲虛各備仙職

又云覽真誥諸書顏回爲明晨侍郎後爲三天司
直一云與卜商俱修文郎張衡楊子雲爲北方鬼
帝治羅酆山周公爲北帝師莊周爲太玄博士嚴
君平尚在峨嵋山墨翟爲太極仙卿賈誼爲西明
郭禁郎以治馬融事不當謫遷泰山司馬溫太真
爲監海柱預爲長史

逸語

莊周齊人也

本傳蒙人地理志蒙屬梁國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

隱於山岳潛

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位周謝使者去乃引聲歌
曰天地之道近在胷臆呼吸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
飲饑不索食避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
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曰
固可以久長

見古今樂錄

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過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

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

元天山名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
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

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
酒茹葱以通五臟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
知以爲魅祟也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
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

曰今將教子以秋駕

司馬彪曰秋
駕法駕也

空閭一作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若其性者

司馬
彪曰

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縛謳所生必於斥苦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縛謳歌爲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玉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淵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爲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寶天文爲生離珠一人三頭

邇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
而舜師之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取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駟踞竈觚而聽

觚竈額也

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

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頸

羊溝關雞處株包也雞畏狸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以爲見
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

上高城之危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
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金鐵蒙以大縹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
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
也高其踐地也溪鹿興而牛舍

青鷄愛子忘親

鷄鳥尊
愛其子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
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

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

酒尊也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先人灰燼而揚其灰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雕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龜兔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也

流脈並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顛病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雲而不見鶻以五鈞射者見鶻而不見雀

豕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

喻聖主之法明遂至不敢蹈也

趙簡子出口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曹邲爲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集梁君下車殼弩

一作

欲射之

道有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
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
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
齊一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
作宋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
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爲
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
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
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
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肉一作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

輒擊者也

一作撮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爲傷壽故不食之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斂子鉏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璫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隄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覓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

如規二旬而葉成

鵠爲鰓鰓爲布鰓布穀爲鵠此物變也

盧敖見若士淡目鳶肩

禮若亢鋸之柄

亢舉也禮有所斷剖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

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

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

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紉必有淫泆之

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已上見逸書

任車未虧童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

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飛鴻也奮翼凌雲

醫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

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劒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歿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於不始生生於不生存存於不存亡於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節知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究之

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
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
故愈起俊山愈奇今速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
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
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饑而大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
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胷中有瘕不可鑿也
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蜚蜚著面不可射也蟣蝨著身
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
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
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

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於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紿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亾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

見嚴君平所註老子指歸

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

見日者傳

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私致後人增足漸淆其真故郭子久云一曲之才矣竄竒語若闕奕意修之旨危右

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
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註是也言多詭
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註者以意去取其
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註
特會莊子之旨

今觀逸語俱三十三篇中所不載如乘時雀起葉
公好龍小巫見大巫等語古來引用多矣宛委餘
篇以肉視撮囊四字爲奇宋時祝和父事文類聚
引蘓子曰仲尼讀書老則倚竈觚而聽之問曰是
何書也曰春秋也亦本逸書而語不如本書簡捷

顏之推曰吾初讀莊子蠅二首韓非子曰蟲有蠅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案爾雅諸書曰蚕蛹名蠅音潰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曰此亦古之虺字積年疑滯豁然霧解此見古人讀書精詳今逸書中亦無蠅二首句也陸德明謂北齊杜弼註莊子惠施篇無其書顏之推又曰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辯爲莊周言也今郭象誤解惠施處亦不可見是不特莊子書逸併其註亦有逸亡者大抵逸書繇後人以意刪去又有於刪後錄其意所喜者

而存之故無大整篇者郭子玄以爲巧雜淆真故
從刪去此殊不然莊子書未嘗散亂何緣淆雜觀
論衡可見以孫大司馬之穎悟其讀莊子也極力
研究猶苦難解解莊子而遇其難處思之不通便
以爲淆雜而已

王充論衡曰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
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採掇以示後人知屋漏者
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艸野知經誤者在諸子
莊子云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此載張華博物志不欲遺莊子一句故錄



之

ノ

終

南華本義附錄卷二

品評

戰國
東漢

西漢
三國

西漢司馬子長莊子列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
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
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
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
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此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後世論莊子者或贊其高玄或譏其放傲大約晉宋人贊嘆宋元人譏貶言說雖多儘無當於莊子固不若太史公本傳寥寥數語字字皆實錄也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礫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淡遠矣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田駟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荀卿嫉濁世之政亾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譏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

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
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俱史
記

莊子自云卮言日出指爲滑稽夫乃近似

荀子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用而不知
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
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附戰國

莊子知人荀子蔽於莊子之天而不知其人

嚴君平卜筮城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
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哉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亾不通依老子莊周之肯著書十餘萬言

司馬季主曰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累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

季主引用莊子見在逸語

枚乘七發終篇客曰將爲天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籌

之萬不失一此亦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忽然汗出霍然病已

楊子法言曰莊周申韓不平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周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

桓君山嘗從班嗣借莊子班報曰吾子聞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縲鎖伏孔氏之軌躅馳顏恩之極藝何以大道爲自眩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鄒郢

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後終於家

馬季長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大將軍鄧騭聞季長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後客游涼州會羌亂米貴關西道殣相望季長旣饑困乃歎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差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矣遂應騭召漢蜀秦必少有才學屢辭辟命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宓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宓得曝背

隴畝之中與沮溺爲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
臯身安爲樂無憂爲福斯必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
吳闔澤對大帝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
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
帝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朝野諷誦
魏王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慧十餘歲便好老莊
通辯能言何平叔甚奇之題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
可與言天人之際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
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
對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

免於有垣訓其所不足

嵇康曰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又曰縱逸來久情意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心轉篤

讀莊老而重增其放爲不善讀莊老嵇叔夜應是有託而言不足爲莊老病也

阮籍莊論曰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意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

者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也
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
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
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
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
空同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
珠之根此則潛身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
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爲小雲將不失問於鴻濛
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
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晡

咸池不畱陽谷之上而懸之後將入也故期得者衆
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
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
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於身修飾以顯潔
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貞莊周見其若此故
述道德之妙敘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
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
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

裴使君徽問管公明曰何尚書一代名士其實何如
管曰其才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

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如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
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
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
絕流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裴
使君曰吾數與何平叔共說老莊易義常覺辭妙於
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歸之益令不了相見得清
言然後灼灼耳

以上
三國

南華本義附錄卷三

品評

晉

阮宣子有令聞太傅王夷甫見而問曰聖人重名教
老莊貴自然其旨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傅善其言辟
之爲椽世謂三語椽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
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何假於一

遂相與爲友

宣子名修善言又謂三語椽是阮宣子問者已哉

庾子嵩讀莊子開一尺許便棄去曰了不異人意晉
秋陽又記庾子嵩恢廓有大度是老莊之徒曰昔未
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

向秀清悟有遠韻莊周著內外篇秀爲之註義發明
竒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會意莫不自足一時也
初秀欲註嵇康曰此書詎復須註正是妨人作樂耳
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

初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註外
爲解義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
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誦行有儻
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已註乃自註秋水至
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
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郭子玄莊子序曰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
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
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
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
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
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通天地
之統序萬物之性道生歿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
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
玄妙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郭子玄逍遙註曰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

物爲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爲正自然者下爲而自然者也

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爲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而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

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
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
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
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
家之偏尚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
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爲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

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
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
名其塵垢粃糠耳

夫堯之無用天下爲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

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睿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外內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爲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

蝶夢註曰方其夢爲蝴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今之不知蝴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蝴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夫時不暫悼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生歿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

向郭德充符註曰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爲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由單豹之處猶

未免於中地以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爲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

天不爲覆故能常覆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爲人浮則有時

而沒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爲弗能爲也其所爲弗能不爲也故付之而自當矣

旣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

又奚爲哉任之而自至也

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
故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
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
矣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
鳴狗吠若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
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
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
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
以足擇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

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大宗師註曰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耳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爲耳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於不爲矣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

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

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矣僞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斃斯以其所知而害其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聞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

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
在天下煖然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
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方言歿生變化之不可迹故先舉無迹之極然後明
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

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
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
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日易矣而視
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
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

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故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
豈不昧哉

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
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
止其遷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游外之致而不冥於
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游於外者也故聖人常
游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
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
之常累也是故覩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

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迹作之大意則夫游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天道篇註曰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川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

秋水篇註曰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

俱定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昔人言郭象註莊子乃莊子註郭象用此褒美亦似譏彈註不了經何取於註今錄註數則以挹其玄奧逸麗之風不必爲解莊之藉也

莊子逍遙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支道林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
言大道而寄指鵬鷖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
外鷖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
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
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道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
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
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蒸嘗於糗糧絕觴爵於
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此向郭之
注所未盡

而秀論曰聖人已歟大盜不起者聖人事業日新新
者爲生故者爲歟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

捐其名歸真而忘其途則大盜息矣不灰者言守故而不日新牽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古人欲回護莊子乃作如此想

支道林許詢謝安共集王濛家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旣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常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坐客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峰秀逸旣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

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
佳耳

羊孚雅善理義與殷仲堪道齊物殷難之羊云君四
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四番
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爲新拔者久之

孫盛子放字齊莊七八歲時庾亮問曰欲齊何莊曰
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曰仲尼生而知之非企慕
可及亮太奇之曰王輔嗣之流也

法師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
舅令狐氏游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

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渡江從學范甯適石虎暴
死南路梗塞時沙門釋道安建剎於大行常山一面
盡敬以爲真吾師也遂與母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
諷誦夜以續晝至二十四大善講貫有客聞說實相
義往復問難彌增疑昧師爲引莊子之說以相比類
惑者釋然安師因許令不廢外典常臨衆歎曰使道
流東國者其在遠乎

司馬大傳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
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戰國策曰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

欲以魏合於齊楚而案兵人多爲張儀於王所惠
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
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
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也亾羣臣之
智術如是其同邪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
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
王者失其半者也予讀至此爲置書起走慨然興
歎使魏王之所用盡若羣臣魏安得不亾使魏之
羣臣盡若惠施魏安得亾惠施之語明爽快利雖
使莊子談事豈能加此莊子書中雖數短惠子惠

子要是高賢非戰國縱橫家所及且不特與張儀
論事當也上陳先王欲留扶社稷則雪中輟墓
告楚人以下度交情則君自郊迎是皆以一言取
效畧不涉於傾險變詐之習獨其勉田需自樹嫌
其事近彌縫及余在湖南而蔡制臺

諱復

嘗引其

事以相告曰夫以十人樹而一人拔猶無生楊今
吾以一人樹而有二三人欲相拔且當奈何吾當
時甚感樹之者之恩彼欲拔者將自厭心情吾獨
知之何亦因以知惠子之勉田需乃深諳世情而
苟懷用世之志不得不爾未可遽以此相非也惠

子在楚與楚人辯難莊子比於躋子夜半之鬪吾
想戰國使人亦若六朝南北之通好主客問一言
致勝卽滿朝動色以惠子聲聞固楚人所欲親聆
議論惠子雖自快雄談亦欲以重魏於楚其言轉
展不窮當由其天性使然客有言於魏王者曰惠
子之論事也善譬王如使之無譬則不能言矣惠
子卽以譬曉之曰今人不知彈之狀而直告以彈
之狀如彈明者不論也今譬彈之狀如弓而以竹
爲之弦人無不論也於是魏王怡然喜惠子之善
喻人意也莊子短惠子特欲其節省議論而返之

於要道然其心未嘗不賢惠子向微過墓數言則
後世幾不知其爲匠石之良質矣謝車騎因人疑
五車無玄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此亦因莊言而
量惠子之言必自玄耳如劫王失半亦豈可謂斯
言之尚白

肇法師舟山論曰莊生之所以藏舟仲尼之所以逝
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也何者人則謂少壯同體百
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
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
人也鄰人皆愕然非其言也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

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

僧肇在姚秦時從鳩摩羅什於長安草堂寺重譯
經本羅什所撰僧肇嘗爲執筆點定

嵇含字道君嵇喜孫也王粹以貴公子尚主亭館甚
盛圖莊周於室一日廣集朝士使含爲讚含竟作弔
文序曰帝堦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儁彥而圖莊生
垂綸之象所謂託非其所可弔而不可賀也其詞略
云邁矣莊生天縱特放氣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
季真風遐散借玄靜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
曠之辭家畫先生之象於乎王生有出無處池非巖

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
取嗟乎先生高跡何跼生棲煙霞之徑灰寄彫楹之
屋託非其地沒有餘辱粹甚媿之

魏陽元舒子混清惠有才行年二十七旣先殞人謂
陽元悲必過慟陽元退而嘆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
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哭

戴顓世居剡後出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
木開潤少時繁茂有若自然乃述莊老大旨著逍遙

記中庸篇

南嶽魏夫人仙壇碑曰夫人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

晉司徒文康公舒之女也夫人天才卓異玄標幽拔
少讀老莊三傳五經百子無不該覽性樂神仙味真
悟道服胡麻散茯苓丸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
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聽年二十四強

適太保掾南陽劉君幼彥生二子璞遐

璞爲庾司空
司馬遐爲陶

太尉從事中
郎安城太守

子息初立乃離隔室宇齋於別寢清修

百日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扶桑碧河湯谷神王景

林暨諸仙來降度明日子苦心求道道今至矣於是

景林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誦讀萬遍乃得洞

觀鬼神曰此不死之道也

子曰五千文雖出老子皆汎論較略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按據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其要道直爲徒勞耳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華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衍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爲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徂沒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億千里矣豈足耽玩哉

死生一致乃得道後究竟之玄譚葛稚川恐人途徑未臻妄希玄詣將有馳然不復用力者故取莊老與關尹同譏至作關尹叙則又極尊戴

堯朴子曰玄氷未結白雪未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

化不弊風教不頽則皎潔之操不別到危國而沉賤
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饑寒故曾列播忘富
之潔

抱朴子曰遼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列仙傳炳
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
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止一
事哉俗人貪榮好進汲汲名利以已之心遠忖昔人
乃復不信古有邈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如巢
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皆不然也

孫楚莊子讚曰莊周曠蕩高才英儁本道根貞歸於

大順妻亡不哭亦何所歡慢弔鼓缶放此誕言殆矯
其情近失自然

徐文長讀莊子詩曰莊周輕死生曠達古無比何
爲數論量死生反大事乃知無言者莫得窺其際
身沒名不傳此中有高士徐詩孫贊賢義甚正理
難皮壞然性情名實之間非所以較勘莊子

以晉

宋王僧虔戒子書曰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便自呼

譚士此最險事設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

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曾看耶六十四卦未

知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

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

三卷終

南華本義附錄卷四

品評

南

宋

齊

梁

陳

南史劉敞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氤氲滿室幼有識慧

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

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

宋世名僧有慧琳者姓劉氏少出家有才章兼內外

之學註孝經莊子逍遙篇文論傳于世

齊豫章王蕭嶷在武帝時位大司馬自以地位隆重

淡懷退素帝嘗問臨川王瑛居家何樂瑛曰政使劉

瓛講禮顧恩講易朱廣之講莊子臣與二三兄弟友

生時復擊賛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嶷曰臨川
爲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次弟安得不爾土
乃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爲善最多也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爲叅軍測答之
曰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游名山迺挂其祖所
畫向子平圖於壁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
測長嘯不顧

齊沈麟士年迺八十耳目猶聰明抄寫火下細書滿
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著周易兩繫莊子
內篇訓註及五經老子要略數十卷

歡吳興塩官人鄉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壁後
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晚節
服食不與人通爲術數多效驗山陰白石村多邪病
村人求哀歡往講老子規地作獄有傾見狐狸龜鼈
自入獄中者甚多卽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
歡問其家有何書曰有孝經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
枕邊恭敬之病者愈人問其故曰善襍惡正勝邪歡
以佛道教異互相非毀著論曰夫辯是與非空據聖
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
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

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道
興焉或謂歡曰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
曰五帝三王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
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
合符契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是以端委縉紳諸華之
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
踞荒流之肅棺殯槨埋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夷之
俗若以道耶道固符同矣若以俗耶俗則大乖矣泥
洹卽涅槃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
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夫蹲夷之儀婁羅

之辯各自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躍爲晤何足述効歡
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司徒袁燦託爲道人通公駁
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
似非人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以膝行
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
並專戎俗爰亦茲方義董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
三環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
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
殊無患其亂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
變形者白首還溜而不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

湛然常存垂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按道經之作著目西周佛教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跪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請問所歸異在何處若以剪落爲異則胥靡剪落矣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道孰異神仙是大化之總稱至名無名空寂無爲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時有明僧紹作正一教論以

郭子玄以傾動專勢寧後身外已之風也阮嗣宗酒

荒迷垂畏途相誠之譬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

所歸其餘狂枯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

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玄枿微賓主往復娛心悅

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於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

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帝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

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矣元帝在江荆間實所

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

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

既愚魯亦所不好云

顏之推排詆莊老乃能先於宋元諸儒其言何晏
夏侯太初輩喜莊老之言而身恃莊老之道所以
致殃亦是公論謂莊老非濟世成俗之要當錄未
悉其藏耳

爲鄙俚淺陋文士一言遂使千古名文不能自保
其真偽好醜

陳江總作莊周頌曰王潔蒙縣蘭薰漆園丹青可久
雅道斯存夢中化蝶水外翔鯢出俗靈府師心妙門
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是籠藩

天嘉中張譏講周易老莊吳郡陸元朗朱孟博沙門
法才慧拔道士姚綏皆傳其業爲三教宗所撰周易
義三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
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後主嘗勅
秘書就其家寫入藏之秘

陳後主在東宮集官僚宴咏學士張譏在坐時新造
玉柄麈尾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
執此者唯張譏耳卽手授之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
高祖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

以上宋齊梁陳

元魏孝文帝名宏稟性聰聖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
不師受探其精奧善談老莊尤精釋義有大文筆馬
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愛奇好士常寄以布素
之意服常澣濯鞍勒鐵木而已

後魏神龜二年宋雲與惠生向西域取經入烏場國
其王菜食長齋晨夜禮佛見魏使宋雲拜受詔書詔

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曰我國東界大海
日出其中實如來旨又問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
周孔堯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關金堂神仙聖人
金在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
事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願
生彼國

關洛名儒罕尚莊學宋雲方外故舉與周孔同稱
乃孝文以人主而力行古道又善老莊真出類拔
萃者也至隋併南北則多有其人矣

後魏祖鴻勳弱冠有文城隍王徽奏爲司徒法曹叅

軍未幾去官遺陽休之書以寄意書云陽生大弟吾
比還故郡本縣之西有雕山焉其處閒遠水清石麗
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卽石成基憑林起棟簷下流煙
共霄氣而卷舒園中桃李雜椿栢而蔥蒨企莊生之
逍遙慕尚子之清曠無事爲貴斯已適矣崑峰積玉
光澤者前駿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掛
冕之臣南國有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疏布哉欲
保其七尺終其百年也去矣陽生途乖趣別緬尋此
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言

北齊顏之推曰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

累已也故藏名柱史終貽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
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
草靡皆以黃農之化在乎已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
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
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
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
郭子玄以傾動專勢寧後身外已之風也阮嗣宗沈
酒荒迷乖畏途相誠之譬也彼諸人者僉其領袖玄
宗所歸其餘在桔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
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析微寘主往復娛心

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於梁世茲風復闡莊老
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
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荆間復
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
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指
性旣愚魯亦所不好云

顏氏家訓歷詆江南老莊之家行悖其學多懼凶
患夫學其道而不用其道自足致患非老莊咎此
方專門經學鮮能究心玄理此史所謂南北意旨
好尚互有不同者也

顏之推曰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
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
往填河皆耳學之過也

足爲用事不
審根源之戒

齊天保五年梁州舉樊遜秀才詔制問釋道兩教遜
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
爲稱請如伯陽道德莊周逍遙遺言取意猶有可尋
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田九轉之奇絳雪玄霜
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
憑虛之說海棗之談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

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
是降神之日妖妄之徒棄家出家改形易貌有異生
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伏惟陛下受命山海効靈湘
中石燕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邇和風而杓轉猶
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
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佩實報禹功二
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
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辭於沙汰尚
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一

何妥西域人也父細脚胡通商入蜀事梁武陵王紀

主知財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川大賈安少機警八歲
遊國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旣姓何是荷葉之荷爲
是河水之河安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
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年十七以巧技事湘東王後知
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江陵陷入周周武帝尤重之
授太學博士周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
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安駁曰帝嘗四
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帝大喜繇是封襄城縣伯隋
文受禪進爵爲公納言蘇威常言於上曰臣凡人每
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上

亦然之安進曰蘓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
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
誠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
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自後與威更相詆訶仕終
國子祭酒有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
疏四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隋書經籍志疏莊子者皆梁陳以前絕無北魏周
齊人何安有莊子義疏四卷其人繇梁入周非周
隋人也蘇威父子自孝經外不欲多讀况肯他學

隋崔贍字祖道七歲能屬文後徵爲河南豫章二王

侍讀每更日往來二王之門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
叅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牘書曰足下博聞
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
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
之官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河山大啓
南陽重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歌山桂之偃蹇
賦池竹之檀樂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
幸甚何樂如之牘答書曰祖濟燕南贊客河朔情游
未嘗聚螢映雪懸首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
盈尺况復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

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騏阜忽蜀
周桐錫瑞唐水承家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
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
陵爲之不逮無任戴荷之至謹奉啓以聞

披莊不過盈尺雖出謙辭實是不讀庾敬讀莊子
開尺許便棄去故引爲不讀莊之典故

文中子王通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
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
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愚思通京兆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隋文帝輔

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
出吾且助之唐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
瞭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卒年百餘歲

以上魏
齊周隋

南華本義附錄卷五

品評

唐
五代

南唐

王勣字無功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鳬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大樂有府史焦革善釀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爲大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淡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辭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歿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歿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大樂爲清流河汾中有

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遂結廬河清
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十八年終
於家臨終自剋歿日兼自爲墓誌

陸淳云莊叟之後繇歷千祀幾於道者予得之王君
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卽分而安罔所拘
而迹不害教遺其類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
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迂物曠哉淵乎真可
謂樂天之君子者矣

攸緒武惟良子也恬淡寡慾好易及老莊書隱居
門少室間冬藏茅椒夏居石室晚年肌肉消省瞳

有紫光晝能見星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
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籍
以聞並得侍講俄並兼集賢侍講學士

張志和婺州金華人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爲著罔
象白馬證諸篇佐其說志和十六擢明經後以親喪
不復仕著玄真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之不能致
司馬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師正曰
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廬天台不出睿宗
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旣至引入中掖延問其術對曰

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

此用莊子之言以對

帝嗟歎曰廣

成之言也

柳子厚稱譙國戴簡曰好孔子書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

柳子厚曰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

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
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
欲其重此吾之所以羽翼大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
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
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
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荀孟以暢其支叅之老莊以
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
之大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
也

白樂天曰予早棲心禪梵浪迹老莊因疾觀身果有

所得

韓退之志庫部郎中鄭羣曰俸祿入門與其所遭逢
飲酒醉呼連日夜不厭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恤遇
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竟日不設食各自引退亦無辭
謝與之游者自少至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嘆者
豈列御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

韓退之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
春秋緊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
大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李邕去佛齋議曰佛之所言者列御寇莊周言之

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爲作也必異於是况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邪

店初傳奕言佛入中國而嬖兒幻夫摸象老莊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李翱亦承此意言之能知老莊未能知佛也

李翱荅朱載言書曰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揆章稱詠津潤恠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

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艸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深淺色黃白不必均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御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空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併兼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張滅於後代陸德明題莊子郭註曰子玄之生

得莊子

之言矣郭生前嘆膏梁之途說余亦晚睹貴遊之晏
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
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外駁其言不中何邪曰
夫欲極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
其喻乎莊子振徽音於七篇列斯文於後世重言盡
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叙雖談無貴辯而教無虛
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窮恐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
之嫌祛斯文之弊故舉惠子之宏辯也

柳子厚曰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
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

周衰如屈原與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
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
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
後世也

又曰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
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
辭稍採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
俟文成與目討也

韓德與莊子指要序曰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
子內外雜篇以向郭舊註未盡懼學者之蕩於一

端泥於一說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蓋弘道以周
物閭幽以致用內外相濟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靜而
聖動而王時命大行乎則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
寧極其放言大觀也則齊彭殤一堯桀或至大適以
爲累或至細乃牽乎用斯豈窮鄉一曲者所能通故
有內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
視其分而揭厲之爲家爲邦爲仁爲智游之泳之日
漸漬之則昧者噉躁者靜撓寧懸解豈遠人哉隱居
名九垓老於是學遊名山無常居不粒食與土木鳥
獸同其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

受經於仲尼矣

莊子之學以其不用爲大用人謂其蘄於不用大
不曉莊意故於本義中數數言之今見張氏指要
敘謂欲以其無窮之應開世間一曲者之見乃知
千古載籍雖甚深有趣千古內定有一識者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溫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
也或與相公以燮理之暇姑宏覽古綯甚怒奏庭筠
有才無行卒不登第庭筠有詩曰應知此恨人多積
悔讀南華第二篇

以上唐

唐李建勳嘗著一玉磬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

之語者則急起擊玉磬數聲曰聊代清耳有一竹軒
傍日四友以琴爲嶧陽友磬爲泗濱友南華經爲心
友湘竹榻爲夢友

潘佑贈別文曰莊子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
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佑嘗佩服於斯言夫得者謂
如人之生也自一歲二歲至於百歲自少而得壯自
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却也失之者亦如一歲二
歲至於百歲若暮之失蚤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從
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天下之事皆然也來
不可避去不可留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如

人一歲二歲至於百歲其間得失哀樂雜然繁苛當其時哀則戚戚而不可解樂則熙熙而不可易及其過而思之則向之熙熙戚戚亦何妄哉事生而記之於心或爲喜或爲悲或爲恨其名雖衆然皆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則何有哉往所謂商周秦漢或爭而得之者或爭而失之者今何有焉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也方今無住也已往無物也予今營營復何求邪然而貪慾而好利繫心於得失者跼促若轅下駒安得懸解如列子能言如莊周者發言如雷注耳如風焚天下之懷釋天下之駒浩浩復歸無物至

足下謁促之甚其心已病矣聞吾此言病其瘳乎
後唐李愚告人曰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
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當以莊周作開
山第一祖陳搏配食然忙者難爲註籍供職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舉進士不第志慕神仙乃
盡散家業惟携一石鐺而去後唐明宗聞名召見
賜號清虛處士併賜宮女三人詩謝曰處士不生
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卽時遞去棲武當山九
室岩後移華山常閉門睡累月不起周顯德中有

尋訪者窺戶聞其無人樵者見有遺骸生塵捫其
心獨暖審視之乃先生也州將以聞周世宗召見
賜號白雲先生歸臥華山人問睡亦道乎荅曰有
凡人之睡也先睡目後睡心吾之睡也先睡心後
睡目凡人之醒也先醒心後睡目吾之醒也先醒
目後醒心心醒因見心乃見世心睡不見世併不
見心宇宙以來若治世者出世者訓世者吾盡付
之無心睡無心醒亦無心問曰睡可無心醒焉能
無心曰凡人於夢處醒故醒不醒吾心於醒處夢
故夢不夢故善吾醒乃所以善吾睡善吾睡乃所

以善吾醒問曰。吾欲學無心如何。則可。曰。對境莫
任心對心莫認境如是已矣。焉知其他。宋太宗召
見賜號希夷先生。後復召之。表謝曰。臣明時閑客
唐室書生。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願回天聽。得隱此
山。數行丹詔。徒煩彩鳳。卽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
留住。敢祈睿眷。俯順愚衷。華陰李琪開元中郎官
闕西逸人呂洞賓有道術。行數百里頃刻卽到。俱
數至其齋中。端拱初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遂
化形石室。五色雲滿洞口。彌月不散。

後晉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

莊周之說晉高宗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拜以爲師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

前唐五代

宋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賦用莊子卮言日出題孫何等不知所出叩檻乞上指之上爲陳大義至景祐元年始詔試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不許上請宋起

宋莊子品評附錄卷六

品評 宋

崔頤正事太宗嘗召講莊子一篇賜錢五萬

王旦堯讓天下於許由論曰天出於無爲人出於有爲無爲者以有爲爲累有爲者以無爲爲宗方其有爲也堯爲天子富有天下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由爲匹夫隱於箕山不爲不足以由喻天之所爲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爲嚼火浸灌是也夫堯自由能治天下而不敢尸由以堯能立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爲而無爲者也

治於由則無爲而有爲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
隱則由也庸何擇乎

王旦季咸論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
故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
及其卽之又變而溫然及聽其言也又變而爲厲矣
是豈可執一而相哉夫堯一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
雲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出而
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
一道也歟

王文正此義亦未必正當特存此二則者見公爲

太平醇謹宰相亦未嘗不留意於莊學也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
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
孫叔鼻問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
之息以喉屈服者其濫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
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矣非升降則無
以生長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
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灰

玄牝有關於鼻息未可指鼻息卽玄牝也

嚴谷山人江表南宋紹興時人有氣息之說附於

此或問何者爲息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
長者是也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
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人知所以守息則知所
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
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呴
呼吸此特其淺淺者耳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母氣
孔子曰毋意毋我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
曇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
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
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

歸一致所謂坐忘息氣而壁果殊途哉

歐陽修曰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嘗射於家
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微領之曰無他但手熟爾康
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
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滴之自錢
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康肅笑而
追之此與莊子所謂解牛斲輪何異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
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
憑風濤晦暝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

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治亂
之迹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
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
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
方丈爲局其心豈不浩然哉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
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遊於濠梁之
樂何以異烏川蛟龍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
儵亭

六一居士初謫涪州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歸
老於潁水之土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

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奈何居士曰以吾一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子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

常患不得極吾樂於間者世事之累吾樂者衆也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瘁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逸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

歐文忠讀莊子而未嘗悉心莊子故集中三處引

用皆與其精神不洽晚年不遊心於物之初而欲假五物以自娛正坐不悉心莊子之故

蘓子瞻解廣成之言曰按山經廣成子治大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蓋古之真人黃帝師也物之質物之殘言其情在於欲已長生而外託於養人民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歿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人民遂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雲不待族而雨艸木不待黃而落者言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也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真人倏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不生稗所種者稗

無美田不生穀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情倭僞之種道
何從生問居三月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
問如此窈冥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學道者患
其散且僞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默默昏昏者
所以全真也此下又畫一以教之皆真實語無視無
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清必
靜無勞形無搖精則無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
而長生矣內不愼外不閉而形神離矣至彼至陽
至陰之原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煉變化堅
固而凝物者也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爲無

思無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也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言學道者能盡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可見可言可去可取者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明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

蘓軾莊子祠堂記曰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

千餘歲而蒙木有祠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周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

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
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
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真
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
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
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
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
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
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御寇
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土

槩而五槩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辯凡分章各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此記雖出於愛莊子而遂至於誣莊子實爲賢智之過已具論於盜跖漁父諸篇

王安石曰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

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矣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錮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

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旣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

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此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惟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

千餘歲而蒙木有祠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周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

彼益危言以懼哀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
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爲隱居放言者周
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旣少之室其得罪於聖
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
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
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
而後喻嘒嘒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
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蘓子曰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爲之言則天下
之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爲不然則

肯信以爲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曲直雖楚金
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爲多言以
辨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惟不務辨其是非利害
以其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爲尊於天下爲三
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爲信於天下以真
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
周公而仲尼之爲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爲說
不可以周孔辯也何者彼其以爲周孔之不足信也
夫聖人之於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
規矩之于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

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于規矩使彼以爲規而
圓矩而不方則亦無害于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
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之
道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
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
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
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
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且不吾信如
之不被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疆劫之
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

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
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論其所不知之人而曰
孔一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辨
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
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他之
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
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蘓子山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
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
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焚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

愛老聃莊周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
天下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
皆無所爲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
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古之聖人惟其得
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
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人於其間而執其機
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
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
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爲辯也而
仲尼亦云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

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
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蓋天下固有物也
有物而相遭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
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
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
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亦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
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爲易也故曰無之以爲用
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高又曰
無斷無滅夫旣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旣斷滅
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

不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
中庸也
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前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
忌憚者哉

茅鹿門曰上下共爲一篇只有子由行文如神龍
變化不可捉摸學者如能靜坐窻几將此心默提
出來與此二篇文字打作一片令我胸中亦覺變
幻飄蕩而不可羈制則文思之懸一日千里矣

茅公極稱此文者爲其踴躍鼓動自是蘓家本色
至如下篇立意命辭實有未允當是子由少作

蘓子由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

所及皆自合規矩

爲東坡誌曰公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嘆曰吾昔嘗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

今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秦少游曰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是也別黑白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蘓秦張儀

是也。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記詞之文如左原
王所作是也。鉤莊列之微挾蘓張之辯據遷固獵
宋本以詩書折之孔孟此成體之文如韓愈所作
黃山谷莊子內篇論曰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
鵬鵬之大鳩鵲之細均爲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唯
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遊物之不齊物之情
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
者心窺券外之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
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歿地立於羿之彀中
其中也因論以爲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爲智養生者

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論
上下四方古者爲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
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故去挽也故來
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
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
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
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爲衆父者不可
以爲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
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批
輝據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解剥斯文爾由

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
物之書潛潛以至今悲夫

莊語虛玄人得以意解故老莊大易古昔有同觀
至於外雜篇中各取一篇爲內篇作解雖出管見
然兩相校勘似不可以易郭子玄與莊意不相合
而自昔至今無不尊信徒以其文之工如意之謬
何也今見山谷內篇論曰二十六篇解剥斯文爾
又曰向秀郭象陷莊子爲齊物之書潛潛以至於
今可謂見天日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

言則亦有善者

程子曰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極有膠固纏縛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須覓一箇出身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胷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胡五峰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

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歿名可乎周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歿名歿利是筆鋒凌駕借事立說以折服人而不爲實事今都認作實說看耳

邵堯夫曰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三踟躕四顧孔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

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
不和無思無爲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
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世傳康節能推來事豈有讀書不明作者之意今
如此議齊物論當由習其說而不察耳譚理則注
莊子氣豪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
可奈何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
雖聖人亦不可強此言有爲無爲之理順理則無爲
逆則有爲也

庖人雖不治庖尸說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晁文元公迥曰古今名人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爲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

莊子云至德之人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豈非觀音佛之法門乎泰宇定者發乎天光豈非定光佛之名相乎

易之樂天知命老子之少思寡欲莊子之安時處順釋氏之背塵合覺四者不失人而彌堅非常人也又曰學莊生清虛澹泊遵楞伽微妙寂靜如此足矣

圓覺經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此禪那入道之門
子云至人之心若鑑取其寂而照不將迎於物又云
真人之息以踵取其深而細從根本中來

王雱曰聖人以必不必衆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人
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
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
已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有者謂不能朝徹也能
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王雱呂惠卿兩人從惠王安石貽害宋世何乃俱

解莊子又李彥平先生遺書云呂吉甫讀莊子至
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
解獨冠諸家夫天上無不識字神仙謂文人易於
悟入則可謂傾險作倭之人以一言有悟而遂證
大道恐未必然今錄惠卿解長梧子之言以存其
悟入之處

呂惠卿長梧子註曰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
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
謂乃所以有謂惟無心者足以與此瞿鵲子嘗聞夫
子言之以爲孟浪而已則以爲妙道然二者皆非夫

道非言默所載故時夜生於卯而卯非時夜鶚炙得
於彈而彈非鶚炙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也
今之聞道者自以爲悟而不知日損以至於無爲皆
瞿鵠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予言之而汝聽之
皆妄而已欲其忘言而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爲
日月而與之合其明則可旁矣知宇宙之爲宇宙而
其機在乎手則可挾矣爲胎含此所以爲妙道之行
非特聞之而已滑昏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
衆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奄而不散雖
萬世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

我體備萬物萬物卽吾體之謂也

夫悟筆法者得於江聲悟禪心者由於擊竹悟機
所觸固不問其言之何若但悟後作解當有超然
神趣今止於逐句訓釋略無要領卽如曰知日月
之所以爲日月宇宙之所以爲宇宙語似高玄亦
殊泛漫用於此處可用於他處亦可再增數句可
卽減數句亦可安在其爲妙道也哉長梧子之意
以爲瞿鵬前所言固是神仙妙道乃瞿鵬分量實
未足以知此故爲蚤計至長梧子又自進一格併
神仙亦所不增爲以意過曠蕩故曰妄言忌聽如

晉人所謂不願成佛何況生天者也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
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叅以師傳之秘集
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註南
華經章句凡二十餘卷

楊龜山曰逍遙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
主一篇孟子所謂行乎其所無事

楊用修曰人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
可與之論九流矣

李士表字元卓着莊子論九篇夢蝶解牛藏尸

急壺子玄珠濠梁墜車道術意在超玄然有撰擬
構造之迹故境多敷衍語亦重複僅存解牛一篇
亦節而存之

卽無物之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爲實者
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
所用解謂之解牛者離心冥物而未嘗見牛乘虛順
理而未嘗游刃且以刃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爲
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爲不多疑於敝
矣而發矟若新蓋執跡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
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不垢意

者一身已幻孰爲能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爲游刀之
地故未嘗批而大郤自離未嘗導而大款自釋善
而藏用歸無用此刀之所以未嘗傷也一將有見牛
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唯在解
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
礙解俱遺虛而已矣故能逍遙於自得之場齊物於
至一之域

解牛之喻惠文以是達養生焉
石玉休舍人因避暑有禮襖想夫持斧而前石

整議論清快石問鄉里及世系曰生河南移居終

呂渭之裔也所學者莊子老子此外無所爲

次留二日極談出有入無超生離死之法將別曰吾
將往岳陽以丹一粒遺石服之年九十餘面如嬰兒
謂老莊不足耽玩謂所學唯在老莊均神仙者言
也或其言在未成仙之前固當以得仙後爲定耳
鐵脚道人愛赤足走雪中則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
清口和雪嚙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後去採藥衡
岳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仰天大叫曰雲海盪吾心

心遠堂文草

幸附金

莊子本義附錄卷七

品評南宋 元 遼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

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

較穩宋時滑稽書以癡爲九百彭祖止八百若九百則神耗而癡見陳涉山詩話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

多或云莊子都不說着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

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

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有此樣差異

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

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
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
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亦是名家或云他恐是借
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
謂不許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
空却要答話都是此意

道家之要最要這因萬事且要因來做史記老子傳
貴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
爲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

名以此所見無全牛熟

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

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

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

云至孰居無事淫樂

而勸是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

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

云

云

至春秋以道名分若見

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
做又曰老莊二書解註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本義
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
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
爲全身避害之計正程子所謂閃爍打訛者故其意
以爲爲善而近名老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
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

爲常則可以全身而全年矣子莫執中但無權曰益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卽其本心實無以異於世俗鄉愿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較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愿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說也

爲善必名爲惡必刑是事理必然今兩不近者以其無爲也雖不得已而爲迹似涉於善惡身不近於刑名仍是以無爲而爲之者也朱子以爲不人

爲善不大爲惡專計利害循中以爲常不但莊子之識決不淺陋如此天下事亦必無不大爲而又爲得之理朱子謂解莊子者無一人拈得本義出俱是臆說某若拈出自別由此觀之使朱子盡數拈出猶恐有臆說在也

老子猶要做事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道他會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說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

他直是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李公曠曰
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
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
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周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
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
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
甚喜他如此說

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龜
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

問莊先生謂莊子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子谷
神不灰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
善又曰謹禮不透者須看莊子然則老莊之學未可
以爲異端而不講之邪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
取安得而不取之乎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
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周謨曰平
時慮爲異端所汨未嘗讀老莊等書今欲讀之如何
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
人者如何爾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

列之書皆說楊朱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
語溫雅

蘇子田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議夫子
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摻入
此其考據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子山古史論莊子者曰聞之吾兄子瞻引用祠堂
記語也朱子平日不喜子瞻議論故直稱子山朱
子亦遂以數篇爲鄙俚

真西山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
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天地萬物以無爲本由是

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
不能救也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
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或問曹參治
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
老約躬省事薄賦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術
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此在老子書中一語耳此語非有槌提仁義絕滅禮
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爲休息至於文景斯極功矣
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北之二帝三王化民
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

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效慕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
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亾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
事與道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
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
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
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
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
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統袴子弟能破百
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
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

效可乎此謂反理之評不可不辯

李金曰莊子善用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太史公善用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有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旣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灰正與老莊之說

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蚤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爲人盜去却去收人家破

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

陳傅良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據實而有文彩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

以上南宋

遼杜法幢作顯密圓通言真心廣大引佛經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真心徧滿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如一微塵若存若亡色身外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衆生從無始來迷却此心妄認四大爲身緣慮爲

心譬如百千箇澄清大甃不認但認一小浮漚近有
儒生罕見佛書聞此廣大真心懵然未信且如俗書
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爲鯨鯢之大不知幾千里云
世豈有見此物者哉要不可以自目不親覩遂不
信其有俗書所說有相物情尚爾何況如來所說無
相真心也淺

杜法幢因人不知真心徧滿十方無有生滅而妄
執色身之內緣聚之相有生有滅者以爲真心是
爲認漚忘海故舉莊子鯨鯢之說以開拓世見但
莊書未容以言俗寓言雅才可以責信當會其意

且緣慮之心不先加澄定亦未有能滿真心之量者也

金李純甫襄陰人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及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法莊周列御寇左氏戰國策後進多宗之又喜論兵章宗南征兩上書策其勝負後多如所料力探物理及身毒氏學

以下出宋景濂所書與金史本傳稍異

作一書曰鳴

道集說其說甚偏詆駁伊洛諸儒無寸完至以老莊二子與孔孟同稱爲聖人一時名流頗傾下之因其志不遂日以文酒爲事嘯歌袒裼或連飲數月不醒

雖沉醉亦未嘗廢著書

金

元許衡曰莊子好將許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徹說
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滕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
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
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辯其書之異同矣且
其書汪洋縱恣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
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
欲旣實而謂不必旣其文欺也

問答正爲祠堂記

劉因莊周夢蝶圖序曰周寓言夢爲蝴蝶說者以爲齊物謂蝶周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乃其所以爲齊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矢志于當時而欲求全于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几焉得以如是恣肆于其間以安自表于天地萬物之外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爲幻又惡知吾之所謂齊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

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于習而謂窮其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于名教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栩栩也故卽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辨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辨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旣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旣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于前發笑于後乃所以齊之也圖者臯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因繼序而題咏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元

夢蝶之說鏡花水月耳不須於此間作主張議論而欲強生議論故於莊子還強生譏貶劉因在元時第一流人物文章如此謂元爲無文可也吾獨善宋人江通之言夢覺者有曰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真於夢覺之所爲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出於思慮之外則夢又靈於覺旦旦之覺其云爲常有倫昔昔之夢其見聞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耳其差殊乃至此况生死爲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蚤悟於夢覺則生死之去來亦不足道也

莊子本義附錄卷八

品評 皇明

宋景濂曰列禦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若書事
簡勁宏妙則似勝於周間嘗熟讀其書又與浮屠言
合所謂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弗
同也非大乘圓行說乎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非
輪迴不息說乎人皆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死之
惡未知死之息非寂滅爲樂說乎精神入其門骨肉
返其根我尚何存非圓覺四大說乎中國之與西竺
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於心

者亦有同然歟

稱符合處尚多稍節去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內篇七外篇
十五雜篇十一總三十三篇其書本老子其學無所
不窺其文辭汪洋凌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上下星辰
而莫測其所之誠有未易及者然所見過高雖聖帝
經天緯地之大業曾不滿其一哂蓋彷彿所謂古之
狂者惜其與孟軻同時不一見而聞孔子之大道苟
聞之則其損過就中豈在軻之下哉嗚呼周不足語
此也孔子百世之標準周何人敢掊擊之又從而狎

侮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不至是也周縱
日見孟軻其能幡然改轍乎不幸其書盛傳世之樂
放肆而憚拘檢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義禮陵遲
變倫黷敗卒蹈人之家國不亦悲夫金李純甫亦能
言之士著鳴道集說以孔孟老莊同稱爲聖人則其
沈溺之習至今猶未息也異說之惑人也深矣夫盜
跖漁父讓王說劍 諸篇不類前後文疑後人所勦
入晁氏謂孔子沒道術散老子始著書周起而羽翼
之老子著在孔子未沒之先

聖老莊者謂是異說惑雖近正論惟
高皇帝有言曰老子之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

有不可闕者是也與仲尼之志齊
聖謨若此豈無灼見而然也哉

楊士奇曰南華經矢口而言粗而實精矯偏而論正
而若反讀者須大其胷襟空其我相不得以習見叅
之子書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也

方孝孺曰芑芑公者居廣信之龍虎山世學老子之
道其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能以計策教漢取
天下者其祖也芑芑公姿顏如玉雪目瞳子爍爍有
異光初多藝能好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爲害
道舉不以累其中蓋老子後得其道者爲列御寇莊
周世多有其書而列子言僞也莊周稱曰其餘緒以

治家國其土苴以治天下苴芻公好莊周言又多奇
能使盡川其術豈不偉也乃其欲自得者深矣

楊升庵曰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
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
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
非後世所可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
市履稀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
穎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瘳病者不可以適河
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
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

書儀爲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數目頤脰肩卽頤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漫曰此文字奇處絕妙又惡識所謂奇妙千百入載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此羅勉道莊子循本序而

升庵錄之數曰頤豆考工註云數日其視急也頤長脰貌其脰長也

楊升庵曰昔林肅翁謂萬象唯風難畫莊子地籟一以筆端能畫風掩卷而坐猶覺簌簌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感發二字簡妙含蓄又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註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蘓老泉衍之作渙甫

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時文之祖信哉

莊子云凍者假衣于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其言錯綜成文妙矣淮南子述之曰凍者假羔衣于春暘者望冷于秋又較明白古人辭必已出而不相襲如此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傾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雨滂沱矣昨暮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刪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

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蓋蘊藉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蚺蚺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蚺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智生而無以智爲也謂之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誠明恬智定慧理之會合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謂其竊吾說以文彼狹夫項儒之見也 楊升菴

李夢陽曰莊周齊物之論最達天然亦最害治使人

皆知彭殤孔跖同盡同歸則孰肯自修或又知清濁
混沌金石銷鑠孰彭孰殤孰孔孰跖肯自修乎故曰
害治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本集所無
別見空同子

八篇

羅念菴與鄧豁渠書曰往者來書其言甚隱繼者來書

其言甚顯皆肺腑相示必欲區區遊大化與莊列諸
公作伍世之愛我如公不多見

王元美曰孟軻氏理之辨而經者莊周氏理之辨而
不經者公孫僑事之辨而經者蘓秦事之辨而不經
者然材皆不可及

吾嘗怪庾子嵩不好讀莊子開卷至數行卽掩曰了
不異人以爲此本無所曉而漫爲大言者使曉人得
之便當沉湎濡首

莊子亦人中天也其位業所受則天中人也其言有
倏然而出世外者則亦人中天也出而不能盡不獲
如大雄氏者則又天中人也爲言幾數十萬今吾采
之而周生爲錄之者十不能一耳然皆瑩然若穀之
得鑿酥乳之得醍酪而砂磧之得燭銀也自莊子之
言出而後世之修辭者獵其奇務識者資其博拘方
者疑其誕而守經者病其詭皆有以來之雖然彼固

有以來之於彼無與也吾採之吾以自爲而已于四
者亦無與也

稽古考工記孟子左國史遷聖於文者乎其叙事則
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生
列子楞嚴維摩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潰
也窈冥變幻而莫知端倪也

李卓吾曰君子所以無願外之念者以其能素位也
所以能素位者以其無入而不自得於已也夫貧賤
我素有一旦而居乎富貴之地則視富貴又若素有
然而行乎富貴之所得行不見身之從貧賤來也以

至貧賤患難夷狄莫不皆然視之若素則易位而安
自無願外之想無入不得而自無出位之思苟自得
又何往而不可哉或曰昔人謂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又謂人生如寄多憂何爲此莊生之所以稱達也今
言素位則步步皆實際似與莊子等所見不同余謂
前聖後賢皆重在自得上唯自得則所言無不同者
苟無自得之妙則視之如傳舍亦一時影響之見自
解之意耳履之如實地亦一時氣質之強好勝之私
耳非孔子莊子本意也今觀夫子視富貴如浮雲寧
獨傳舍莊子魚樂於濠梁之上貧賤若曳尾之龜其

爲素位亦已極矣扶杖逍遙與逍遙御風何殊百代
過客乎觀人間世以應帝王步步皆實詣寧獨吾夫
子教人素位哉故學者須得聖賢自得之益苟自得
縱不同亦何妨也

李卓吾曰申韓等與儒家分而爲六各自成家則各
各有一定之學術各各有必至之事功舉而措之如
印印泥走作一點不得也獨儒者流汎濫而靡所適
從則以所欲者衆耳故汲長孺謂其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愚嘗謂成功者必不顧後患顧後患者必不肯
成天下之大成莊周之徒是已是以寧爲曳尾之龜

而不肯受千金之幣寧爲濠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彼區區者欲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顧後左顧右盼自己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邪而又好說時中之語以自文又况依倣陳言規迹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

李卓吾曰稽阮稱同心而阮則體妙心玄一似有聞者觀其放言與孫登之嘯可睹也若向秀註莊子尤爲已見大意之人真可謂莊周之惠施矣康與二子

遊何不就彼問道今讀養生論全然不省神仙中事
非但不識真仙亦且不識養生矣何以當面蹉過如
此邪以此聰明出塵好漢雖向阮亦無如之何真令
人恨恨雖然若其人品之高文辭之妙則豈七賢之
所可及哉

則卓吾信莊子之深以向秀能註莊子而稽叔夜不
聞故謂其不識真仙至論向秀則曰思舊賦只說康
高才妙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古今所有但人品
氣骨則古今所希也豈秀方圖自全不敢盡邪則此
賦可無作也舊亦可無思爾矣秀後康歿不知復活

幾年竹林七賢此爲最無骨頭者

吳因之解顏回心齋曰顏回欲正衛君始末三段雖由粗漸細然都在化人上討箇門路心齋之說他把化人念頭打掃得乾乾淨淨了自家建箇清虛道場又不獨別人事體抹倒連自家形體念慮一身內外所有也乾乾淨淨渾喪故我畢竟鬼神從之人化之然心齋者不知也知人鬼之從又非心齋矣

解大宗曰師天之無爲之爲是大宗師也人只爲一箇

貪生怕死念頭做了病根弄出許多有爲業障莊子此篇精神命脉全在死生一事亦不獨此篇三十二

篇皆然蓋此老看破一世衆生膏肓之病頂門下針
要人猛於生夾關頭一刀兩段成大解脫知此可以
蔽南華全經之旨

袁中郎瀟碧堂集問儒與老莊同異荅儒家之學順
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
嘗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
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却是革
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人不
知以因爲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卽如耕田鑿井饑食
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逞精神者便創立科條束約西

禁行訪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
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實格不可不知

袁中郎又作廣莊七篇皆不用其詞而發其意極

是新微然大意亦教典所已有故不錄錄人間世

一篇其云衆如鯀賢如蛟聖如龍亦本於關尹子

廣人間世曰衆人處世如鯀如蟹如蛇如蛙鯀濁蟹
橫蛇毒蛙躁同穴則爭遇弱卽噉此市井小人象也
賢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不能升
天鯨鼓鬣成雷噴沫成雨而不能處方池曲沼之中
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爲大鳥所啖賢智

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虛能出纏而不能入纏
是此象也惟聖也如龍龍能爲鰌爲蟹爲蛇爲蛙爲
諸蟲明故雖方丈涪蹄之中龍未嘗不泝鱗濯羽也
龍能爲鯉爲鯨爲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未嘗不
相嘘相沫是故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
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贊以猶龍老子處
人間世之第一人也易之道在於善藏其用崇謙抑
亢老子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夫翠
不藏毛魚不隱鱗尚能殺身而況於人是故大道不
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

導也有導則有滯滯則礙故古之人以道得禍十常
一也德也者得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以
古之人以德得禍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
愛亦能使人忌故古之人以仁得禍十常伍也節
者居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驟
故古之人以節得禍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
長於人而據我於倚我之爲我其伏甚細其害甚
聰明我之伏於諸根者也道理我之伏於見聞者也
知解見覺我之伏於識種者也古之聖人能出世
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譬如有人自縛其

欲解彼縛終不能得堯無我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
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
人天三乘菩薩諸根是故龍逢見戮比干剖心伍胥
乘潮靈均自沈事君之我未盡也姜里被囚居東見
疑居聖之我未盡也我見不盡戮身之患且不保何
况治世古之聖人號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
根在卽見山林亦顯我根盡卽遯朝廷亦隱何也無
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是故親之不得疎之不
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尚無有福何有於禍三代而
下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房東方

黃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仁傑是也夫李泌亦似之矣然高潔其行至不能調一張良娣我見尚在處人問世之道未盡也嗟乎若胡廣之中庸馮道之五代似之而非非之而似噫余不敢言之矣

古音節

陳仲醇曰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於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毗於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矣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夫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

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也龍不掛鉤龜不食墨
玄解幽微何嘗之與有而况莊子乎哉莊子註舊在
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莊翼最稱駢辨而
晉友鄒孟陽則謂餘註皆可盡廢獨以郭玄孤行足
矣庾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暗同稽叔云此書
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爲解則妙解存乎其中善教兵
者殺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註其書之半此郭之
所以獨標法外妙得莊解者也

陳仲醇此文引事使證傳雅融會幾無跡可尋然
特爲鄒孟陽欲孤行郭註故其言云然使有人欲

刻老莊翼屬仲醇作序又當爲別說是以文章家
能論篤者難也焦弱侯國史經籍志古今莊子註
四十七部六百四十一卷

孫月峯曰鑛昔童時於先君案上竊取史記讀之見
其新奇而偉麗心極愛之如獲奇寶時時誦習以爲
天下書唯此一部而已後又於伯兄所見莊生籍復
驚喜苦其難解因極力研究顧終不能如龍門之莫
逆二十五歲知愛歐陽文二十六熟讀韓非子手節
錄之以資舉業二十九讀文選愛其醲厚深至再踰
年讀漢書愛其煩而錯落踰年釋褐又一年乃讀左

傳熟記僚友相背誦又二年始讀國語又進之十三
經蓋文章之法盡於經矣

大都書惟兩漢前爲佳而就中又只熟知者爲最三
傳國語策莊列韓非更蓋之昭明文選已大可沉涵
濡首矣

欲立書程愚以爲文一家則易書三傳周禮禮記語
孟老莊韓至史記止詩一家則詩騷古逸漢魏詩紀
選詩至杜集止皆一年一周必不可缺其餘則程外
及之或卽更立程外程免至泛濫尤爲善計也

書程今當進四大家詩進詩歸如太白樂天李長

言王維之類亦何可頓裁

又曰韓柳一時並稱大家人謂唐時柳名重於韓然子厚不知因何每事皆讓退之而居其次如退之學左傳子厚則學國語退之學史記子厚則學漢書退之學莊子子厚則學荀豈性所好固然耶

王元美曰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書始吾甚狹之今乃信其然耳記問既雜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攪擾驅斥爲難若模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有災痕跡婉然非斷輪手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紐條其腸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國語左傳戰國策

其常得其實

蘇升菴曰班固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工則不可爲神然神又非之所可至也又曰
然則嘆當世不可以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

子雲遠矣哉

徐文長中論曰聃也禦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
異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
止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聃之徒之
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
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
於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蛭生而榛塞之由也故

道之名岐於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
三嫡之庶統之閏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
阼也
徐文長解莊子老子陰符經等書名闕篇爲之序曰
古詩豈直三百篇哉吾夫子於詩不要者闕於史而
疑於多聞而疑者闕夷者質孔子於華者華者曰吾
夫子天之怯里馬赤也夫怯馬赤譯史也今吾遽遽
然而管株株然而古之人茫茫然驅株株以譯華茫
而析其盡免於茫茫則必不能盡免於茫茫故善譯
者莫吾夫子若而夫子貴闕譯夫闕詩者則固闕也
人之闕者也而闕史闕多聞者非彼人之闕也我其

以驅株株譯茫茫者委乎故闕者月也彼之闕月之
虛也我之缺月之食也虛不得而代之盈食不掩人
得而指之指則鼓鼓則馳馳則走走者救也救者更
也故食而匿則更之道不存食而不匿則更之道有
故月一也闕有兩篇一也闕亦有兩故余之命篇一
也亦以兩

徐文長曰呂刑論斷獄易兩造易兩辭而難單辭惠
與莊辯兩辭也惠之書亡而公孫龍之書尚存六篇
則龍者代惠辭以愬者也桓園韓檀魏公子牟孔穿

及諸亾其名者皆惠之黨證也黃繚者亦惠之一小敵而莊子者則惠之一大敵也莊子之齊物論篇一大抵駁愬之詞也天下篇述惠之大同異小同異及卵有毛種種諸誕節抄也齊人躋子一段爲一小款帖也斷獄者不備此兩辭而遽聽之是舉呂刑之所謂難者而以爲易也雖臯陶且奈之何哉

此徐文長解齊物論謂是莊子闢惠子之強爲齊物而作物理原一惠子公孫龍輩舉凡物而綜核名實本至一者細爲分析其不一又從分析後舉至不一者合之爲至一故曰勞神明爲一而不知

其間必合公孫龍書與天下篇與齊人蹈子一段
觀之然後其意可見文長於此原始要終真如老
史斷獄世人讀書何能若是然莊子本意實不欲
聚訟而欲人息爭謂齊物篇是一大紙駁烈之辭
未必然謂是一大紙告和息之辭可也

焦弱侯曰孔孟之言詳於有而孔孟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
言無無卽寓於有而孔孟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
謂下學而上達者也彼老莊以爲必通乎無而後可
以用有於焉取其所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
之所不及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

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爲有無上下爲微妙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害其意之同此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於不類夫瓦礫糠粃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爲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爲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

眞繁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必絕而棄之也已
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
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
而不河漢其言也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
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視無者斯足以
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
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裏其將能乎老子
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爲無
可知矣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可

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爲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爲治也
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
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之爲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不
維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
爲無爲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焦若侯解眚滅可以休老曰眚滅舊解目病也須溪
云靜非藥也然可以補病目無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
老不知眚滅蓋養生家之術耳按真誥云時以手按
四眚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法久爲之見百靈老
形之兆發於目眚披滅黻紋可以沐浴老容

解莊子採及真諦以明背滅之義可謂博雅從來
作莊解者能盡取古今註之善者鱗次於篇且考
核精詳未有若焦弱侯之老莊翼者也於莊子空
無遺憾今亦竟不然其讀莊七則謂莊子上非老
聃讓王等四篇俱出偽作是皆信前人之說而誤
統莊子翼中其信前人而誤者何限在莊子翼猶
然何況他解在莊子之自言固曰以謬悠之說荒
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如其所言固
不易解蕪之解莊者如王雱呂惠卿本不具莊子
心印而欲發其議論如門外人未嘗親歷徑庭而

遽談門內之曲折能無差謬後來者又不暇尋求
略見前人所指示便謂途徑止此雖迷謬而不知
至今世之讀莊又止取辭華以資舉業不必深求
旨趣是但欲借色門墻潤我家室於莊氏經庭且
置不問矣然則莊子所以得不廢於今者能自以
其門墻色澤致人艷慕而中間曲折宵深之處所
謂由寢及廟者久矣蕪塞而莫尋也瞿曇尼父是
莊子迦家能登一處之堂隩更不能隔以門庭之
曲折近有欲增固藩籬如釋株宏也者

釋株宏曰有俗士聚諸年少沙彌講莊子大言曰南

華勝首楞嚴一時縑流及居士輩無斥其非者夫南
華於世書誠爲高妙而謂勝首楞嚴何可笑之甚也
士固村學究其品猥細不足較其言亦無旨趣不足
獨恐誤諸沙彌耳然諸沙彌稍明鑒者人當自知
如言鐵勝黃金以誑小兒小兒旣長必唾其面矣
莊子不能勝首楞嚴謂莊子爲鐵實未識莊子其
排俗士者幾攘臂而罵矣

唐宋大儒言佛竊老莊之說固爲不知佛今學佛
者輒欲詆斥老莊其於佛道尚淺佛言十種仙存
想固形壽千萬歲不修正覺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此特欲其修正覺不狃於長生耳未嘗言長生者
之必不可以入道故南嶽願畱形住世與現世得
果天台調身心息欲使坐禪者無病存想固形亦
正入道之機也悟真篇三註之序曰黃帝恐其貪
着故以長生之術漸次引道之茲可謂至論雖然
此亦爲初向道者而言若夫老莊豈有歎於正覺
者哉

焦弱侯解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羊角卽搏扶搖之
狀夢溪筆談云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
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云林肩州人

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青無雲也
而大聲如風雨魚盡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事
所紀正與莊子同

焦弱侯又謂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
人竄入者多

予竊謂此論不然今據焦弱侯所論者外篇雜篇
逐段明之焦弱侯謂莊子與孟子同時而肱篋曰
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卽此推之則秦
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夫自敬仲奔
齊改陳氏爲田氏至田成子弑君太公和列爲諸

侯和之孫威王強齊於天下十二世矣齊宣王爲
威王子正莊孟同時稱十二世者據宣王以先統
所見過者言之何必四百歲若計田成子至王建
入秦止於十世無十二世也謂曾史盜跖楊朱墨
翟莊子內篇三卷未嘗言五人而外篇雜篇言之
故知其多出後人夫五人於莊子亦何所忌諱而
不言內篇齊物論曰故有儒墨之是非亦何嘗不
言及墨翟齊物論乃弱侯所信爲非莊子不能作
者亦可謂其出自後人者耶又田敬仲世家記騶
忌見威王三月而授相印淳于髡曰是人必封不

又案居期年而封成侯傳曰武得請於冢宰公孫
孟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封侯宰相豈必至秦始有
而謂莊書不應有是語其謂避漢文諱改田恒爲
田常爲他人假託尤明則又甚謬凡書出漢文後
者弗論荀子戰國書也其篇終有曰田常爲亂呂
覽先秦書也知度篇曰陳成常與宰子韓非亦
子茶書也內儲說日出常闕止者稱常不稱恒豈
可謂三書皆他人假託或者劉向編錄子書時避
漢諱而改恒爲常則莊子亦安得因其改字而斷
其爲假託者也且詳莊子文句常字實非名也曰

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言田成嘗有此

惡耳

諸書字皆通用

稱陳成常者去子而成文稱田成子

則不容綴名於子下如稱孔子何必曰孔仲尼

莊子於胠篋篇嘗再言田成子皆曰

田成子而巳無綴名者也

唐荆川與茅鹿門書曰秦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

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

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

縱橫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

可磨滅之見是以老莊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

有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

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
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
託於儒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
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
之衣庄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
光朽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
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
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
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
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

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
定宇曰孔闢異端而不斥老孟闢楊墨而不斥莊
止因老莊從身心上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去及
至水窮山盡終要到這路上來

江夏賀叔交曰無欲不守禮只是一個莊周又曰知
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一關要識透

湘洲李師解莊子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曰天
地亦萬物之一也萬物皆有生歿而天地亦未免於
生歿也天不能常清地不能常寧則有時而覆墜矣
天地之清寧是天地之生也覆墜是天地之歿也至

於天地覆墜而我將不與之遺蓋我已離於生歟矣
生歟之變不得與之變故天地之生歟不得而生歟
之也夫可得而生歟者人之形骸軀壳也此假而非
真也惟能審乎無假則真矣假則物做主張牽引流
轉爲物所遷真則自做主張不爲物遷命物之化而
守其宗此所以生歟不能變而天地覆墜不爲之遺
也

鼠肝蟲臂曰黃蘗有云凡人臨命終時但觀五蘊
皆空四大無我真心中無相不去不來湛然圓寂心鏡
一如見善相諸佛來迎亦無心隨見惡相種種現前

亦無心怪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不爲三世所拘繫矣今真人安時處順哀樂不入善生善歿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此時內外身心一齊俱捨豈不是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之謂其言鼠肝蟲臂一任爲之者正是種種惡相亦不怪畏之意也焉有如此人而真墮惡道哉

張二無先生書曰辱示莊解向所疑爲汪洋自恣者

一俱有實地乃知古人躬行心得之餘了了拈出

人自河漢之耳

張諱璋爲虔南
字道武進人

譚元春字友夏閱莊子庚桑楚一篇曰深思是精

深渺足以盡之內外篇皆是意也而是篇堅之以天
助鄙之以賈人恐之以鬼誅欲其藏於密也至矣密
者深渺之處一念不起鬼不得而見鬼求見不得又
安從而誅之淺人在世四六溫其育中爲適弄之雀
不爲能天之蟲陰陽之寇黥黥召聚非惟不能藏亦
復何處可藏聖人定有深藏處莊子知之曰萬物出
乎無有而併此無有亦是無有聖人藏乎是若大索
聖人而得之若大呼世人而尋之南榮越眉睫不深
不渺老子一見得之矣

